

十八世紀法國牙醫學史初探及

牙醫學之父

——皮耶費查生平事略考

理髮匠－牙科醫（Barber－Surgeon）在法國

江心治

1. 高雄醫學院牙醫學士（27屆）
2. 台北醫學院口研所碩士
3.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系兼任講師
4. 向陽牙醫診所負責醫師

牙醫學的近代科學化發展，不可避免的，必須回溯西方理髮匠的一段歷史榮光。牙醫學的開展，竟然與理髮匠有關？乍聽之下，令人匪夷所思。以東方而論，「陰陽五行」的氣血論與「天人合一」的人文觀交融而成的東方醫學哲學體系，其衍生的醫療從業及附屬人員－包括江湖郎中、風水師、命相師、星相家，甚至乩童等等，無論如何，也與理髮匠扯不上一丁點關係。但是，中世紀陳腐封建的歐陸基督教文化，卻意外地給予“拿剃刀的無產勞動者”一個磨刀霍霍的機會。在沈悶的黑暗時期（Dark Age），教會權力至高無上，教士們－不論是聖潔高貴的，或是偽善墮落的，則負責發佈訓令人民思想或工作的嚴肅教條。這些高高在上的擁權者，每日必須衣冠楚楚，面貌光潔地出現在教區內，讓教徒們似人似神地頂禮尊崇。羅馬天主教宗因此頒佈敕令，要求教士們不得蓄鬚，並不得執行被視為不潔的“見血手術”。外科手術（包括拔牙）從此落入了依附在修道院旁維生的理髮匠身上。這些未受正規醫學教育的粗俗理髮匠們，或由於實務經驗的累積，或由於耳濡目染於醫術精湛的教

士身旁，漸漸地，他們踏入了醫療史的門檻。

在十五世紀的法國，照顧病患的職責實際上由三個涇渭分明的醫療團體負責。首先是



（圖一）十六世紀的雕刻畫嘲弄的理髮匠的工作情形。如畫中顯示，在同一間屋內，理髮匠可同時治療傷口、放血、拔牙以及理髮。

巴黎大學出身的內科醫師（Physicians），他們不論在知識或社經地位上，都鰲頭獨佔。這些菁英份子的工作，主要是以藥物及提供醫療諮詢進行治療。而當他們下達放血或破創的醫令



時，執行工作者，則是三層結構中的最底層——理髮匠。當高傲的醫師命令粗鄙的理髮匠幹活時，口吻常常是輕蔑不屑的。然而，當醫師們察覺骯髒的外科工作全部都由理髮匠團體把持住時，彼此間的關係開始變得和諧些，尤其是當中層結構的聖貢姆學院（College of Saint Come）壯大時。聖貢姆學院是巴黎獨有的外科醫師團體，他們通常被稱為

「穿著長袍的外科醫」——這個稱謂的意涵是，他們希冀為自身爭取到如同正規醫學院教授所到到的禮節上的尊崇。因此，聖貢姆學院獨立地舉辦學術性儀式，頒發證書，一來與巴黎大學的內科分庭抗禮，再者是對與其職業內容相近的理髮匠團體進行壓制。法國大文豪蒙田（Montaigne, 1533-1592）對三造間的傾軋鬥爭作了很貼切的描述：「理髮匠一步步侵入聖貢姆學院外科醫的領域中，對他們構成極大的威脅；外科醫的立即反應是想設法摧毀理髮匠，或至少暫時壓制之；同時也設法侵入內科醫的地盤。最後的結果是，原先只一心想排拒壓制外科醫的內科醫，不由自主地只好拉攏理髮匠作為奧援。」

這場權力爭戰持續了近兩百年，期間充斥這各式各樣的請願、相互指控、法令及持續不斷的對抗。焦點不僅在於地盤之爭，還延伸到由誰來負責教學、教什麼、對象是誰、用什麼樣的語言……最後，在十六世紀最初十年中，大學醫科下了幾個最終決定。首先，正式承認理髮匠有其他法定地位。從此以後，他們的團體被稱為理髮匠—外科醫，而能參與大學醫科所授的解剖及外科學課程。同

時，除了得通過資深理髮匠（master-barber）測驗之外，還必須接受大學主辦的資格檢覈。通過之後，理髮匠便能加入聖貢姆學會，而學會會員則可近身為大學醫科的醫師評議員。此辦法通過後，雖仍以零星對抗，但長久不和的緊張情勢大獲緩解。

自此以後，理髮匠—外科醫在法國不再是一個庸俗卑微的工作，而是代表專業認證的標記。有志從事外科工作的青年學子，也有了可供追尋的道路。這期中就包括了十六世紀顯赫有名來自布列塔尼（Brittany）的安布化·帕黑（Ambroise Pare, 1510-1590）（註一），以理髮匠—外科醫的出身，成為外科醫學的開山始祖，奠定法國在外科學近兩個世紀的領導地位，亦間接地俾益外科體系中牙醫學在法國的萌芽。（下期待續）



（圖二）安布化·帕黑的70歲畫像，此時他開創了新的外科紀元。同時他對牙醫學也有貢獻，曾著作多篇關於牙科治療的論文。

註一：安布化·帕黑，初為理髮匠—外科醫，後晉升為國王首席外科御醫，身份極為榮耀。其經驗來自親身參

與大小戰役的累積。所著「槍傷之療法」為外科醫學的經典著作，被譽為「外科學之父。」

編按：從本期開始，請國內專研牙醫史的專家江心治醫師特闢「探索牙醫」專欄，以期從「歷史性」及「人文性」來探索牙科醫療之演進與進步軌跡。